

行走烟台

“行走烟台”是本报针对烟台(含各县市区)本土文化、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。如果你生活在烟台,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,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,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,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、地址、联系电话,稿件一经采用,稿费从优。

新闻热线:967066 投稿邮箱:qlwbmxs@vip.163.com 投稿地址: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毛旭松收 邮编:264003

曾经林立的洋行

□安家正

漫步在烟台山下,已经找不到洋行的招牌了。但是一百多年前,这里却是洋行林立。1864年,英国商人首先开办了“和记洋行”和“汇昌洋行”,到1906年就激增到了40余家。

岁月的风雨把洋行荡涤净尽了,但是遗址犹存。就在烟台山脚下的朝阳街北端,有一个小楼是德国人开的“盈斯洋行”,也许因为造型别致,就被人津津乐道。可是跟它近在咫尺的“美孚洋行”,就差一点被下令拆除。也许因为它只是简陋的平房,或者是因为“美孚”连接的大财团名声不好,抑或是因为它直冲街口有碍观瞻,所以命运岌岌可危。然而,它却是历史的见证,历史在这里发出深深的叹息。

所谓“洋行”,其实就是“国际贸易中心”,是“外向型经济”的早期模式。经营者当然主要是“高鼻子、蓝眼睛”的老外,但也不乏“小鼻子、黑眼睛”的同胞。那些到东方来“捞世界”的西方冒险家们,当然“人生地不熟”,至少汉语不熟,无可奈何,只能奉行“人才本土化”战略。于是,那些最初从《四书五经》上抬起头来的烟台人,就走进了洋行,成了“西仔”。当时跑上海的“经纪代理人”被称为“上海客”,是人们艳羡的职业。他们与洋行关系密切,有的竟成为“连锁店”的主持人。在大的洋行,比如“太古洋行”、“仁德洋行”里不仅有西装革履的中国男雇员,而且有被大惊小怪的“老烟台”讥为“外国点心”的交际花,她们一个个衣着时髦,风情万种,会外语,善交际。

他们倾销外国产品:洋油、洋面、洋布、洋灰……一时趋之若鹜。火柴比火镰方便,就叫做“洋火”,铁钉叫做“洋钉”,蜡烛作成了白色,也被称为“洋蜡”。这一点颇受国人诟病,直至今日,人们又把洋葱改称圆葱,洋油改称石油了。

在洋货泛滥的时候,就有人提倡国货,不仅风起云涌地抵制日货,而且株连到美孚石油。

然而,美孚石油有着自己的营销战略,他向所有的客户免费提供罩子灯,雇了许多当地人当推销员,深入到穷乡僻壤,挨门逐户,现场示范操作,把营销战略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
别忘了,那是一个点豆油灯照明的年代,一个锃明瓦亮的玻璃罩子灯在山村里大放光芒的时候,会带给人们多大的惊喜!这新鲜玩意竟然不要钱,烧洋油贵了点,但总比电灯便宜得多。于是烟台最早的电灯公司居然找不到多少主顾,生意不畅,连累得威海迟迟没有发电厂。

国人对洋货趋之若鹜,可是对西方的经营软件是否有兴趣呢?经营陷入了困境,需要特殊的智慧,罩子灯点亮的更应该是智慧的火苗啊!



游烟台山随感

□张璐

我的家在文登,离烟台很近,只有两个小时的车程,因此我到过烟台的很多地方。去年夏天的这次游玩,填补了我没有到过烟台山的空白。

六月的天,少了些许春的暖意,多了几分夏天热闹的气息。烟台山的花儿们当然不会错过这好时节,争先恐后,你追我赶地开了起来。牵牛花像拿着喇叭的广播员,呼唤着众花的开放。椭圆形的荷花池内,叶绿得鲜嫩,花粉得动人,偶有蜻蜓掠过,怕也是被这美深深吸引住了吧。要说烟台山什么花开得最热闹,最“放肆”,最刺眼,非玫瑰花莫属了。一簇一簇的玫瑰花争奇斗艳,开得不亦乐乎。它的花瓣层层叠叠,微微下卷,在阳光的照耀下,花瓣犹如涂上了一层油,光泽而明亮,发出一种沁人心脾的浪漫香气。玫瑰花热情奔放,刚强坚韧,难怪冰心先生要说它们浓艳而有风骨了。我想任何人看到这样的玫瑰花都会被它独特的气质所吸引,忍不住停下脚步,驻足欣赏。

烟台是冰心先生的第二故乡,烟台山上设有她的故居。此情此景不禁让我想起了她的一首小诗,“故乡的海波呵,你那飞溅的浪花,从前怎样一滴一滴敲我的磐石,现在也怎样一滴一滴敲我的心弦”。我想她在写这首小诗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,她是在想念烟台的海,是在思念她的第二故乡么?在故居门口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尊冰心先生的青铜雕像,只见她微笑着坐在椅子上,面容慈祥,极为亲切和蔼,平易近人。走进故居,便觉一股大海的气息扑面而来,是的,冰心先生是大海的女儿,大海的女神,她开阔的心胸与宽广的大海交相映衬,透出一种独特的美。故居内陈列着她生前的用品,整洁而大方,干净而有条理。书桌上没有一点灰尘,想必是烟台山的工作人员仔细擦拭的结果。这里的一点一滴都是一段生生的历史,记录着冰心先生的生活足迹,书写着她与烟台的故事。

走出故居,沿着林荫小道而下,几百米的路程之后,便觉得眼前豁然开朗,一



望无际的湛蓝大海让人顿时神清气爽。站在海边形状各异的大石头上,任凭海风的吹拂,凌乱的头发此时便有了凌乱的美,置身于此,早已不在乎什么妆容,什么形象了,只求海风尽情亲吻面颊,心飘飘然,快活似神仙。什么烦恼,什么忧愁,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,忘得一干二净了。不怕冷的家伙们脱了鞋,光着脚丫伸入海水中,与小伙伴们嬉戏,真是透心凉,心飞扬啊。也有些家伙们从一个大石头上跑到另一个大石头上,像冒险家,急于探寻前方大海的奥秘。而我喜欢静静地坐在大石头上,眺望远方,思考着大海蕴含着怎样的故事,观察着无人的渔船,倾听着海浪汹涌的声音,抑或是看着海边垂钓的人们,放线,收网,没有钓到鱼的失落之情,收获鱼的喜悦之感全写在了脸上。我的心也在这一收一放中起起落落,仿佛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,看着手拿鱼竿的垂钓者,我也在焦急等待着鱼儿们的上钩。

时间匆匆而过,短暂而有意思的烟台山之旅伴着涨潮声结束了。我的烟台山之游,不虚此行,我和烟台的故事还在继续……

双眼井和拉水车

□周子元

上了年纪的老人都知道,解放前直至建国初期,市区居民吃水要靠去水井挑,大凡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域,都会有一座略高出地面的敞口井,南门外也有座水井,但它与众不同,是由两个连在一起的圆形井口构成的,看起来很像人的一双眼睛镶嵌在平整的地面上,炯炯有神,人们俗称其为“双眼井”。

当年的双眼井具体位置就在现在的建昌街小学大门左侧。这座井建得比较规范,井的主体井口,是由一块大石板为基础,中间用人工雕琢出两个大小相同的井眼,两眼之间留有空隙相通。它的井口虽然不如一眼井那么大,却能给打水者大大减轻打水时的恐惧感,同时打起水来可以在两个眼之间灵活移动,井口的容纳量并不少。井口周边的地面用青石板铺就,平整洁净。

双眼井的水味甜,好喝。没有水井的所城里及其周边的居民都来这里挑水或用小车推水。每天的清晨和傍晚是挑水的高峰期,井台边,马路上你来我往,简直像赶大集似的,相当热闹。不过,挑水可不是个轻快活儿,水桶放进水井里打水得有技巧,空水桶摆不倒,水就灌不满,弄不合适,水桶还可能脱



钩沉了底,那就麻烦大了。水桶灌满后往上拔是个力气活,要一鼓作气拔上来,然后再挑回家。挑满一缸水后往往是汗流浃背,气喘吁吁,因此这些挑水人大都是些中青年男子汉,很少有妇女和老人。这累人的活儿,一直干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,市区通上自来水之后,人们才解脱出来。后来因这座双眼井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,便从地面上消失了。

在挑水吃的那些年月里,有些人家因家中无劳力或离水井太远,只好花钱雇人往家里送水,于是送水工这行当便应运而生。送水工用的是木制两轮车,相当笨重。在木制的车身上放有一个圆筒形的木质大水箱,箱的两端用铁圈箍着,上面留有一个漏斗状的方孔,便于往箱里装水。水箱尾部伸出一个用来往外放水的铁管,管嘴用木塞堵着。往外放水和堵口时都要很熟练,弄不好水会溅得到处都是,整个车体被两个大木轮撑着,箱里装满水后,送水工便带上肩套,驾起车辕,拉着这几百斤重的水车,走街串巷,来到雇主的家门口,再提着水桶把水倒进缸里,有的雇主提前买好水签,送一担水就付给一个水签,有的是由送水工记在墙壁上,月底一笔算清付钱,送水工就是靠这辛苦钱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。

这些以出苦力为生的拉水工,大都来自异地他乡。他们在南操场东大门外的南侧荒地上,用树枝、土坯搭起一个个低矮的小棚,房顶上用山草或海带草覆盖着,十分简陋,很不安全。他们比起现在的农民工,劳动强度要大得多,生活环境也差得很。随着自来水通到千家万户,这些送水工也都下岗转行了,然而那笨重的木轮水车并未立即绝迹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莱阳师专刚迁来烟台南郊时,因伙房临时建在山坡上,尚未通上自来水,只好由我们这些青年教师,使用这种水车往山上拉水,我因此有机会体验了一下拉水车的辛苦滋味。当时在通往南郊的公路上,偶尔也能看到有人从市里拉着水车往南郊送水的。再往后就慢慢地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,如果再想看到它,恐怕只能去民俗博物馆了。

难忘的文学讲座



□张发山

1984年4月4日8点,风和日丽,掖县红旗会堂座无虚席。《林海雪原》作者曲波步入会场,台下立刻响起雷鸣般的掌声。曲波是年61岁,精神矍铄,右腿跛,走起路来身有些晃动。后来得知,辽沈战役中死神与他擦肩而过,股动脉被打断,伤愈后右腿竟短了4厘米。

曲老谈锋甚健,简直是妙语连珠。讲座的题目《我是怎样走上文学之路的》。他说,他出生在黄县枣林庄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,从小就是一匹小野马,睁开眼就漫山遍野地疯跑,一天到晚不着家。他只读了5年私塾,13岁辍学务农。他家有套《说岳》线装书,一天,趁父亲不在,偷偷拿来阅读,很快,小曲波被书中的故事迷住了。当读到秦桧陷害岳飞的章节时,痛恨之极,索性用指甲把凡有“秦桧”两字的地方全都抠去,没想到背面也有字。待把《说岳》看完,线装书已是面目全非。后来,这事终于露馅了,他噗通跪倒在父亲的面前:“爹,我错了,你打我吧!”谁知,父亲不但没有责怪,反而把他拉起来,夸奖说:“你没错,你是忠奸分明的好孩子啊!”小曲波一头扎在父亲怀里,嚎啕大哭。讲到这里,曲波真的趴到桌上放声大哭起来,台下听讲的人无不为之动容……

曲波15岁参加了八路军,17岁当上了连队指导员。他说掖县是他的第二故乡。抗战初期,他随部队转战掖、黄之间,曾住在掖城南关一老大娘家里。最后一次见到她,她却在讨饭,心甚不忍,遂将身上所有的伙食费全部掏出来。可老人家却说,有钱花的人能算叫花子吗?就从那天起,曲波才知道房东竟是一名地下共产党员。“这次旧地重游,我准备看望她老人家的,但愿她老人家健在!”曲波动情地说着,双手抱拳,举过头顶。又引起一阵热烈的掌声。

1955年,曲波住在齐齐哈尔。每逢大雪纷飞,他的思绪总要飞回茫茫的林海雪原,眼前浮现出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战友,觉得有责任记下他们,因而就有了创作的冲动。打那工作之余,便偷偷试写了一些文字和章节,到北京后又写了另一半。总之,约40万字的书稿共分两大包。初稿写完,还觉得有意犹未尽,打开包,提笔在书稿扉页上,写下“以最深的敬意,献给我英雄的战友杨子荣、高波等同志”,以此表达怀念英雄的一颗赤诚的心。写毕,酣然入睡。

《林海雪原》面世后,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,读者来信如雪片般飞来。曲老说:“你们不要说我是什么大作家,其实,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业余作者而已,永远都是!我的命运和我的名字一样,曲曲折折,波起波落。”

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文学讲座,所有参加讲座的人,都觉受益匪浅。在长达两个半小时的时间里,曲老的讲话一次又一次地被掌声打断。讲座结束后,人们依依不舍不想离去。时至今日文友们相聚,一提起那次讲座仍激动不已。